

## 编委会的故事

张英伯

2009年，两位精力超群、能力过人的数学家汤涛和刘建亚相遇在济南。一通神聊之后，突然觉得办一份数学与文化相结合的杂志，为一本正经的数学界增添点儿乐子是个不错的主意。

说干就干，即刻物色人马成立编委会。他俩任主编，编委会成员多为踏踏实实教书做学问的中国大学教授和中科院的研究员，也有海外华人教授。2010年第一季度便出版发行了数学文化创刊号。

我在北师大二附中的一次报告被放在附中的网站上，主编发现后刊登在创刊号上了，于是我便进入了编委会。

两位主编都可以称得上美男子，个头中等，身材匀称，两人都是浓眉大眼，鼻梁端正，嘴角坚毅。笑时甚为亲和，严肃起来颇有威严。

汤涛当时是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曾任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现在成为北师大与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校长。建亚担任山东大学数学学院院长，后来做副校长。



2018年夏主编汤涛、刘建亚摄于青海

汤涛目光很敏锐，也很会用人。冯康、张益唐、姜立夫和姜伯驹父子的传记都是他写的，或者与王涛合作的。张益唐关于存在无穷多个间隔小于7000万的素数对刚一发表，他马上就开始采访，迅速写出了张益唐的生平事迹。

汤涛喜欢在编委会布置任务，直接分配谁写什么。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便略显尴尬地一笑，并不坚持，感觉挺宽厚的。我后来写王梓坤传、曾肯成传都是他的动议。

我和建亚的交往更多一些。建亚写得一手好字。走到一些大学访问，都一定被要求留下墨宝。全国大学的数学系或数学学院，不少有他题写的匾额或挂着他写的条幅。

汤涛的办公室挂着一幅字，“造化经纬，筹量古今”，落款是“汤涛先生嘱书，罗懋康联，知了堂”。钤首章：孙子状，落款章：刘建亚印，知了堂。

我问过他字是怎么练出来的，他说那是因为有“童子功”。建亚的家里有旧式文人，建亚从6岁起练习写字，那时太小够不着桌子，所以养成了站着悬肘写字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在2013年上半年，建亚赴京开会。有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建议我们合作写写闵嗣鹤先生。闵先生是我国解析数论的开山鼻祖（当然华老也是），潘承洞和潘承彪兄弟的老师，也就是张益唐、建亚这一代数论专家的师祖。

他一说我就同意了，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未写过传记，能不能写得出来。我早就听说过闵嗣鹤的名字，闵先生从北师大附中毕业后，同时考取了北大和北师大，由于家贫，选择了不收学费的北师大，因此是我们北师大的校友。

建亚联系了闵先生的儿女。大儿子闵乐泉在西边的北京科技大学教书，二儿子闵惠泉在东边的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教。我们一起去乐泉家里，惠泉已经在那里等候，他是个有心人，将父亲的事情记录了厚厚的一本，两个女儿没来。我们跟两位男泉相谈甚欢，基本上搞清楚了闵先生的童年生活，求学生涯，成家生子的经过，甚至手绘了一张他家的平面图。

然后，我们又一起在北师大采访了闵先生当年的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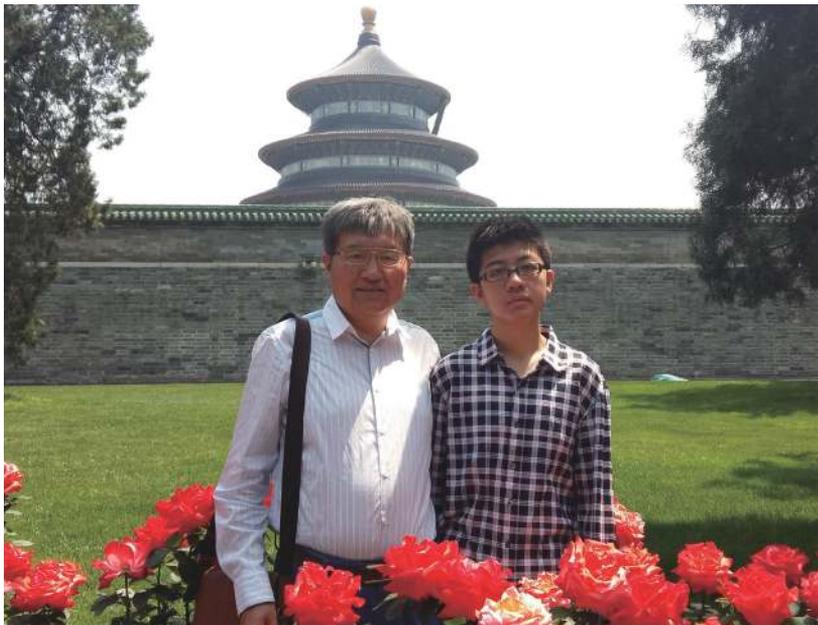
建亚公务繁忙，不得不返回山东。我只好一个人去北大访问闵先生的同事。北大的教授太热情了，闵先生的人缘太好了。从当年的系总支书记林建祥，到与先生有过交往的每位老师全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闵嗣鹤讲本科生大课“数学分析”时，助教是刚刚留校的张恭庆老师。在访问张先生之前，我把自已买来的两只录音笔中的一支充好电。到了张先生办公室，才发现把没充电的那只带来了。我立时慌了，张先生说不要紧，我们先去给录



编委邓明立



编委张英伯



编委贾朝华与儿子

音笔充电。他带着我跑遍了楼道里的每一个办公室，人家都没有充电器，然后又下楼挨门去问，终于找到一位带了充电器的老师。

记得《数学文化》的第一次编委会会议于2010年暑期在北戴河召开，由时任河北师范大学数学院长（2011年任副校长）的数学史家邓明立主办。明立中等身材，精明干练，足智多谋，整个河北地区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情。大家其乐融融地在海滨合影，美籍华人数学家、伯克利的项武义教授也参加了，他可是个非常尖锐、嫉恶如仇的人。

还有一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编委会也是明立主办的，去了河北的坝上草原。我们沿着坝上走了很

久，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草原，满目青草，美不胜收。也许因为同在师范院校，我与明立也很熟识，还到他们学校访问过多次。

我最熟悉的编委是中科院数学所的贾朝华，朝华个子高高的、脸盘圆圆的、有些许发胖。他是一位勤奋、敦厚的数学家，一看就是个学者，没有一丁点邪门歪道。其实我们早就认识，他担任《中国数学会通讯》的副主编时，跟我约过稿子。

不记得是哪次编委会了，我们刚好买了同一个车次的火车票，于是我又认识了朝华的太太和儿子。朝华的太太是中科院院部的行政干部，儿子在人大附中读初中，也许优秀的中学生都是带相的，这孩子一望而知便是位优秀生。我问孩子三角形全等的“边角边”，“边边边”是怎么证明的，他很惊讶地反问：“这还用证明吗？老师在黑板上一画，我们就看出来，很容易呀！”我告诉他在希尔伯特的《几何基础》一书中，只有“角边角”是公理，其它需要证明。原来北京最优秀的中学也把最基础的证明删掉了。

贾朝华的老师潘承彪教授是潘承洞的弟弟，而潘承洞是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1+5$ ”与“ $1+4$ ”情形的山东大学校长。他们兄弟二人皆为北大高材生，两兄弟共同的导师闵嗣鹤先生曾极力主张将他们留校，而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也希望把他们弄到所里，两边为此争吵，闹到了教育部。教育部倒也干脆，一查档案，发现他们出身于资本家家庭，于是斩钉截铁地宣布他们没有留北京的资格，哥哥分到山东，弟弟远放贵州。

潘承洞听话地离开了，潘承彪却不理这套，就在北京四处代课，落脚于中国农业大学。文革后北大数学系立刻联系他返校，但他感念农大